



濂溪志卷五

褒崇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



嘉定七年潼川轉運判官魏了翁疏曰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爲合州簽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遣吏卽其祠而用幣焉退復維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沒更秦漢魏晉隋唐濂溪志

卷五 褒崇

一

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義理則流於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騫於權謀智巧誣民惑世淪於肌髓不可救藥而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殆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蓋有不足於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百代功用

所係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
侍講胡安國常請於朝先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於先聖
先賢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
程頤兄弟於學皆不果行如周惇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
而師事之者安國揆之未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
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
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惇頤特美賜諡其於表章誠非小
補惟陛下裁幸疏上下禮官討論

嘉定九年了翁再疏曰臣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二

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惇頤冒陳易名之請又貼黃云近歲
如朱熹張杖皆已賜諡而熹杖之學實宗周惇頤及程顥
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
聖明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而二年於茲猶未有以易
其名者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
有以風勵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其於崇化善俗之
道無有急於此者疏入命禮部太常寺同共定議
太常丞臧格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德之首在春秋爲
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者大道修明人

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固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譚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錮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宋興鉅公名人曷奕後世其聞道亦爲不淺大概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主張是道以淑諸人有濂溪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特出於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三

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語其概則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近於迂誕而無考又云其圖實出於穆修修之傳出於陳搏搏老子之學也烏能統盟斯道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傅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

嚚濟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存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涌其功用豈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記於書後或雜於註釋之詳或嚴於問答之確先生之名蓋廣大光明於時矣謹按論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通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達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四

吏部考功郎中樓觀復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開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議論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惇頤一濬其源而洗之混混益昌於今倣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論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言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及觀河汾王通嘗游孔子之廟而歌曰大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

翁失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
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
毀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民生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理
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
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
德則闡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諡之以元不亦可
乎於是賜諡曰元

宋理宗淳祐元年詔從祀廟庭尋追封汝南伯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五

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以先生及二程張朱四先生從
祀未行至是乃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
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
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
使大學中庸論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
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
諸崇祀以示崇獎之意越三日加封汝南伯

元太宗十年戊戌中書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周子祠於
燕京郝經爲之記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

圖通書西銘於壁延趙復爲書院山長乃作傳道圖至宋以周子爲首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仁宗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

詔曰蓋聞孟軻旣沒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爲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幹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學燦然復明其休功尙垂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修近稽彝典已崇廟庭之祀盍疏邦國之封今進汝南伯爲道國公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元衮赤濂溪志

卷五

褒崇

六

芾冀寵命之斯承

順帝至正五年道州判官吳肯求得周子八世孫善溥薦之當道請援顏孟例世以其後裔之賢者爲書院山長憲府是其議移有司達之行省

明英宗正統元年詔修祠墓優卹子孫

景帝景泰七年詔取適裔孫冠世襲五經博士

武宗正德元年崇祀元公於九江書院

江西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邵寶奏爲祀先賢以光文教事臣竊照九江府德化縣南蓮花峯下有宋儒周惇頤墓

其東北數里有濂溪書院亦爲惇頤而建臣始視學至九江考檢志傳特詣弔謁見得墓雖僅葺而書院久荒重興慨嘆比者知府劉璣高友璣等因分巡僉事王啟等區畫修理墓與書院漸次就完又奉巡撫都御史林俊行布政使林泮等衆議於湖廣道州取其裔孫周綸前來守奉三四年間大非舊比蓋聖明崇儒重道化被中外而監司守令奉行惟謹臣竊慶之謹按周惇頤生於有宋上契列聖下啟羣儒語其時貞而復元論其地大而將化開人之功萬世永賴無庸贅述乃若九江之地生寓精神沒藏體魄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七

實與故里相類顧百年以來而墓與書院祀不在典誠爲未稱惟昔范文正公生於蘇而葬於洛二處皆有祠祀崇名相也岳武穆王生於相而葬於杭二處皆有祠祀崇名將也我朝於貞忠勲德禮數加隆如此識治君子皆以爲當况道學大儒如惇頤哉惇頤之後稱大儒者曰朱熹貫於婺源產於建陽祠祭之典二處兼舉臣愚竊謂惇頤之於九江如婺源建當比其一今墓與書院旣各修理如故乞勅禮部查檢朱熹婺源建陽事例今就書院賜以春秋二祭定式擬祝行令有司以時行事仍於鄰近無礙田園

撥給數十畝以爲裔孫守墓之贍非特一方斯文之觀實
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承乏教事欽承勅諭以崇正學爲要
惟茲祀事實其一端雖懼煩瀆不敢不請臣無任戰慄之
至謹奏奉聖旨是

神宗萬曆二十三年以元公父諫議大夫輔成從祀啟聖
祠

先是嘉靖中詔以朱子之父松程子之父珦從祀啟聖祠

於是國子監學錄楊成章

道州人

請於永州府曰啟聖一祠

崇祀先聖厥考配以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從以程珦朱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八

松蔡元定誠曠古所無之規萬古不刊之典也竊惟周子
有宋大儒輔成者周子之父也周子旣從祀於孔庭輔成
亦當從祀於啟聖何也孟子大賢有繼往開來之功崇報
者及其所生是已然孟子之去孔子厯年非遠其微言妙
旨猶得以私淑諸人也自孟子沒千四百年昏若長夜周
子一旦奮自南服不出師傳默契道體遂廓清而昭明之
論德數烈當與孟氏齊而爲一卽崇及所生而使輔成從
孟氏之後豈爲過乎夫道統之在近代則誠周子濬其源
也程子者得其源而導其流也朱子者得其源而揚其波

也蔡子者得其源而衍其派也學有源流統有先後導其流揚其波衍其派者皆爲崇其父矣而濬其源者獨不得推崇其父無乃闕典考之輔成祥符八年登第終賀州桂嶺令所歷多善政操守最孤高雖未有著述可匹元定而貞履循蹟方之程珦實無軒輊有子輿之嗣無孟孫之饗有程珦之賢無伯淳之報是於輔成似爲稍抑而所以隆禮周子者猶有未盡也成章皓首經生恭覩聖明考古定典文教大張故敢冒昧僭陳如蒙准呈題奏下之輿論當必有以愚言爲是者矣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九

明年冢孫博士周聯官具呈於提學道俞士章行學查勘於是知道州吳能進議曰竊觀啟聖一祠我國家所以秩倫崇功重道彰教者至精且密而獨闕於周元公之父輔成士有遺議鬱焉至今太極之義立此則聖施此則王亘宇宙間無非此理自元公大闢厥旨而後孟氏以前之闕鍵始開程氏以後之源流始衍此其功直接孟氏爲後儒少祖豈不巍然獨隆哉而其父胡以不得共珦松韻頌一堂也將求多於其人則治行操修垂光誌牒豈後珦松矧追配非其人之謂也得諸其子而已矣以人若此以子若

彼又奚擇焉而僅齒於鄉士無乃隘元公而無以稱衡功
報德稱物乎施之義也請進輔成從祀如程朱蔡三氏

巡撫湖廣都御史郭維賢巡按監察御史徐兆魁等會題
疏曰道重開先禮隆報本周惇頤起宋天禧年間默契道
體首倡正學於聖遠言湮之後孔孟道脈斷而復續迄今
太極圖說通書學士家尊之與六經等其有功於斯道甚
大而推邈篤生之自則其父周輔成也人因道重惇頤久
在崇祀之列父以子崇輔成何獨遺啟聖之祠况程朱之
學皆本自惇頤真傳而二氏之父如程珦如朱松先於嘉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十

靖年間伏荷賜允從祀矣輔成厯官有善政居鄉稱鄉賢
方之珦與松好修行誼以表著鄉閭同其篤生哲人以維
挽道脈同論賢宜比肩而合席論功當祭川而先河乃珦
松久祀於廟與顏曾諸氏均禮而輔成止祭於鄉未獲同
珦松配食非所以隆報稱而貽大公也事有崇乎儒先而
實闢乎世教典偶闕於往昔而實待於明時稽之士論僉
同非徒借光俎豆惟是斯文一體自當推報淵源臣叨役
地方不敢拂輿論之公不敢泯往哲之庥旣經司道會勘
前來相應題請伏乞勅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查照程珦

朱松事例進周惇頤父周輔成從祀啟聖庶崇儒重道之
典有光而礪世磨鈍之意無窮矣奏上下禮部查議

禮部覆奏曰道以人傳父因子重自古然矣我朝崇儒重
道欲以敦化明倫故旣以程顥程頤朱熹從祀於孔子廟
庭又以顥頤之父程珦朱熹之父朱松從祀於啟聖公祠
無非尊崇道學之源顯示扶世立教之意典固宏鉅而義
亦甚深遠也然考自微言旣絕而倡明斯道者周惇頤也
其篤生賢嗣而俾有功斯道者周輔成也有輔成爲之父
而後有惇頤爲之子有惇頤倡之先而後有程朱繼之後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十一

道一源流學同弓冶追本窮原宜其重則俱重祀則俱祀
也乃程朱二氏旣得因子而推恩於其父而輔成一人獨
不得以父而食報於其子當時議者豈以從祀者在著述
而輔成尠所闡繹歟及查輔臣張孚敬申明程敏政之說
謂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
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程珦封永年伯朱子之
父朱松諡靖獻公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程珦
朱松從祀啟聖祠此當時珦松從祀之由亦不過論其賢
而已初未及於著述何如也今觀永志輔成名高甲第

重鄉評善政屢徵於宦遊令德累霑乎贈典想其爲人固亦闡然自修而有日章之實殆非沒世無稱後世無述者卽與松珣較隆比烈何多讓焉是故以三子而論則昔之善教者重在父均有得於義方以三子之父而論則今之從祀者重在子不專在乎著述若輔成者雖錫之以贈諡允宜而刻之於俎豆奚忝今珣松從祀已久而輔成不與並侑之列委爲闕典旣經湖廣撫按會題前來似非出於一人之私臣等博采史傳廣加諮詢深見協乎輿論之公相應將輔成准其從祀啟聖祠與珣松一體追崇庶足以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三

慰先賢尊親之望而對天下好德之心禮部尙書臣范謙等奏上制曰可

莊烈帝崇正十五年升宋儒周子稱先賢於國學時以左邱明親受經於聖人改稱先賢竝改宋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亦稱先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先於國學更置之

萬歷二十年八月濂溪祠門坊燬博士周聯官呈請於州牧李發詳申府道奉文行州委學訓張玘估計實需銀壹百壹拾柒兩叁錢查變賣教場地價及支剩儒學缺官齋

夫二項銀內堪以動支轉詳巡撫李楨奉批亟宜新建仍捐廉叁拾兩以助之并自記其事於石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祀升先賢周子於闕里廟庭天下學宮

順治十年議授先賢周子後裔周蓮世襲五經博士奉道州祀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以先賢周子後裔周嘉耀與程朱後裔一例世襲五經博士

聖祖仁皇帝曰性理之學至宋而明白周程授受粹然孔孟淵源濂溪志

卷五 褒崇

三

同時如張如邵又相與倡和而發明之從遊如呂如楊如謝如尹又相與賡續而表章之朱子生於其後紹述周程參取張邵斟酌於其及門諸子之同異是非然後孔孟之指粲然明白道術一歸於正焉

賜御書學達性天匾額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聖祖仁皇帝特賜御額親書學達性天四字蓋以璽文口御筆之寶遣官由京沿送勒之廟額從湖南布政使司張之請也博士周嘉耀謝表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惟臣祖惇頤謬叨理學誠通誠復當日祇自明性命
之理無極太極後世爲有功世教之傳今荷

皇上心存重道志切崇文命天使而揚旆草野仰金螭之顯赫頒
御書以廣化邇方頌玉簡之輝煌特遣使臣禮部主事佛內閣
中書丞於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來

宸章於北闕頒

御額於南天先祖何緣欽逢

寵錫小臣有幸重沐

皇仁臣於是自恭設香案望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古

闕謝

恩祇領懸訖普天生色闔族增榮澤被沼莪窗草新霑化雨香
生几席泄蓮喜沐春風此從古僅見之盛典亦先朝未舉
之洪施也竊念臣一介寒儒舉家啣結深荷高厚之

鴻仁難酬汪洋之

大德瞻

帝闕而叩首聊盡臣之心觀

天顏而揅誠少竭真踵之報理合具本稱謝以

聞

康熙五十八年以先賢周子後裔周枚承襲五經博士
高宗純皇帝乾隆六年九月禮部爲遵

旨議奏事議覆順天學政錢陳羣奏行令各省督撫轉飭所屬
地方官將各學宮從祀諸賢諸儒神牌位次遵照
太學成式書寫字樣東西先後序次安設庶足以光祀典而
昭誠恪謹將現在

太學所設神牌次序開單恭呈

御覽頒行各省督撫學政遵照畫一辦理

文廟東廡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二五

先賢周惇頤之位 在先賢萬章之後先賢程顥之前
本年九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乾隆七年三月十九日博士周枚以重修故里元公祠呈
請於州本月二十五日州牧陳嘉穀詳府申司轉院飭准
核減估計實需銀肆百叁拾壹兩零造冊詳咨奉准 部
覆准其於乾隆八年存公銀內動支修理乾隆十一年州
守段汝霖督修工竣造冊詳銷

高宗純皇帝乾隆十七年以先賢周子後裔周景濬承襲五經博士

士

高宗純皇帝曰有宋氏興五星聚奎實主文治鍾靈毓秀而篤生

周子以接歷聖之心傳深探本原闡發微奧二程子見而知之子朱子聞而知之一脈相傳聖道燦然門弟子相與講明而衍釋之其學遂益顯於天下

又曰周茂叔有光風霽月氣象蓋其廣大寬宏之量得太極自然之理又與二程張朱有不同者矣故茂叔生知者也明道幾於生知者也伊川橫渠晦菴學知者也橫渠教人以知禮成性伊川教人以主敬其氣象固不若茂叔之廓濂溪志

卷五 褒崇

共

然而同為傳道之大儒則又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高宗純皇帝乾隆丁丑南巡至蘇州題濂溪祠詩

錫麓祀先賢孫支世守旃開程朱道學繼孔孟心傳水碧

山青處松蕤竹秀邊千秋光霽在底復藉龍眠時濂溪後裔持元公

小像求祠名得請

御製古風詩

堯舜傳心學危微十六字禹湯繼其傳執中與禮義文王躬膺亶不已功常粹唐虞三代初大道中天麗比屋皆可封無煩別義利詩亡春秋作風薄俗亦偽惟時王道衰人

人騁私智天生我仲尼金聲振洙泗刪詩定禮樂堯舜功
不啻一自泰山頽彌天布妖彗楊墨逞邪說申韓建私議
鄒嶧乃揚徽奮然闢險詖賊國速羸秦道蝕斯文墜祖龍
輕狂兒輒敢燔典志劉季提三尺儒風豈云熾武帝始求
賢董子明正誼三策醇乎醇天人理咸備昌黎稱問道猶
未濟其蔽自漢迄宋初道昏人如醉偉哉無極翁粹然秉
道氣學不由師傳理已臻極致二程實見知主敬標赤幟
朱子集其成經天復行地緬維千載心授受本同契絕續
遞相衍斯文統緒寄午運數恰中自協唐虞治作君兼作
濂溪志

卷五

褒崇

七

師吉士踵相繼

乾隆四十五年以先賢周子後裔周邦泰承襲五經博士
仁宗睿皇帝嘉慶十九年以先賢周子後裔周承宗承襲五經博

士

濂溪志卷六

優卹

宋嘉定十三年始賜儒糧元延佑六年復加賜儒糧明崇禎六年又加賜儒糧共計捌拾壹石肆斗伍升五合每石正輸官銀叁錢其耗銀與一切差徭雜派盡行豁免後裔編入儒籍凡應文武大小試者卷面註明儒籍字樣照顏曾之例也

國朝因之

定例

濂溪志

卷六

優卹

明正統元年七月十七日順天府推官徐郁疏曰伏覩聖朝崇尚聖道推恩及其子孫孔子宗子承襲封爵其餘子孫皆免差役顏孟之後專設教授以司訓誨俾習仁義道德無墜先業此希世之盛典也及照先賢道國公周惇頤上繼往聖下開來學有功聖門後世是賴雖已從祀廟學顧子孫猶雜編氓祠墓不免傾圮伏惟皇上大興文治乞勅該部即將周氏子孫體訪上聞照例一應正辦採買雜派差徭并鹽鈔戶口等役盡行蠲免令於所在儒學讀書擇其才質可用者量加甄錄應有祠墓官爲修葺置守庶

幾人知君子之澤悠久不替感發興起有補世教矣奏上
下六部都察院議如所奏行湖廣布政司轉永州府道州
將道園公周子祠宇如有損壞官爲修理完備仍於本處
訪常稔田置買頃畝給與子孫奉祀戶內一應差役盡行
蠲免止納糧一事於附近民戶僉點佃掃門庫之役常川
佃掃其墓在九江府德化縣巡司驛遞等衙門依禮供給
廩食應付船馬人夫其子孫聰明俊秀可教養者送付所
在儒學讀書撥廩助贍時加提調務獲成效若有資質端
莊學識明裕堪爲時用者有司從實具奏取自上裁所司
濂溪志

卷六

優卹

二

勿得視爲泛常不加優待有負朝廷崇重先賢之意正統
元年月日行至今因之
恩旨

景泰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司禮監太監王誠傳奉聖旨
周濂溪有功世教著禮部取他嫡長子孫來京欽此欽遵
傳奉到部行湖廣布政司轉行永州府道州官吏里老人
等勘審的實周濂溪嫡長子孫一人以禮起送馳驛赴京
毋得稽遲隨據道州起送周濂溪嫡長子孫周冕到部景
泰七年五月二十日具題奉聖旨照例著做世襲五經博

士欽此應將周冕填註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仍回道州
以奉祭祀復具題請奉聖旨是欽此劄付本官還歸奉祀
子孫世襲

周子祠向有奉祀生員四名例以子孫相承世世勿替由
地方有司報部請准以次更代頂補

國朝因之

博士

順治九年三月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李敬巡歷永州卽查

取前朝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周汝忠所生嫡男周蓮甘結

濂溪志

卷六

優卹

三

存案以備收錄曾於順治十年二月十九日恭摺繕奏三

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議奏禮部題覆伏乞

勅下 臣部咨都察院行湖南巡按御史具查嫡派子孫果有世

襲五經博士印信劄付取具各官保結起送 臣部酌議具

題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依議行於是奉取原襲翰林院五經士劄付繳部另給既

而周蓮年老未能赴 闕請襲延至康熙十九年三月十

二日呈於州願以嫡男周嘉耀承襲博士經知州吳大猷

申永州府吳延壽尋申衡永郴道參議朱士傑復詳巡撫
部院韓 會學政姚淳燾再請於督部院丁 得如詳施
行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姚締虞
題奏三月十四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禮部等衙門會議查順治十二年
禮部題明將朱文公十五代嫡孫朱邦相之子朱煌承襲
博士又查康熙九年據河南巡撫郎廷相題請宋儒程顥
程頤之後裔程宗昌程廷祀准襲五經博士各在案周惇
濂溪志

卷六

優卹

四

頤上接孔孟下啟程朱其後裔亦應照程朱之例准給博
士之職以彰

皇上闡明理學之盛典俟

命下之日行文該撫詳查周惇頤嫡派并取周氏宗譜一併移
送到日田禮部查明應授之人具題准給世襲博士可也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題四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布政使司奉巡撫都察院丁
行司轉府仰州行學查明周惇頤嫡派應授世襲五經博

士之人取具印結及周氏宗譜作速詳賚以憑移送禮部
具題毋得遲違等因據道州儒學署印訓導石國綸查得
應襲博士周蓮年力衰邁不堪策勵有周蓮之長子生員
周嘉耀委係濂溪嫡派後裔並非假冒旁支應投世襲並
宗譜印結申賚等因呈州六月初二日道州申府轉詳布
政使司申巡撫都察院咨部候題本年奉

旨准襲

役夫

正德十五年十月初二日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批據

濂溪志

卷六

優卹

五

博士周繡麟呈云十三世祖濂溪道國公祠原在梓里額
設門庫佃人掃夫近來俱倚鄉曲情誼視如朋輩全無忌
憚難以使令階除屢歲荒蕪祭器終日塵染徒設灑掃之
名有辜崇重之典乞賜行州轉行寧永江三邑編僉前項
人夫庶境隔情殊易以拘束但寧遠等縣編僉一節不無
愈遠愈難拘束合行道州每年編僉各役每名日食銀壹
分伍釐每名每年該銀伍兩肆錢解赴濂溪書院收貯聽
其僱人代當庶幾公私兩便鄉里無任使之嫌尊崇之典
不爲虛設也

世業

嘉靖二十一年永州府同知魯承恩奉文督查軍黃二冊
經過道州據營樂入都里排廖朝瓚等公呈願將本都洞
明宮觀宇一所拆修月巖書院並常稔田若干撥入書院
永充春秋二季祭享周元公祭田永州府通判周子恭亦
以公務過道州據營樂一都里長胡良已等公呈願將雲
龍寺田屋報入月巖書院祭掃公用查得五經博士周繡
麟荷蒙朝廷錄用寵以清銜嘉之京秩緣無常祿雖貴實
貧合將二處寺觀田業撥入月巖書院給與博士周繡麟

濂溪志

卷六

優卹

六

管業耕種止納本等稅糧其餘雜派差徭一概俱免申詳
督學道應檳行州給帖永照周子恭刻周氏世業田碑暨
祠堂右文曰濂溪先生祠有祭而無田其嗣孫龔翰林五
經博士有爵而無祿永州府知府唐公珩同知魯公承恩
通判周子恭爲之謀得僧廢寺田百四十有八畝請於提
學副使應公楨沒入濂溪祠供祭祀且爲博士常祿之需
名曰世業田而屬記於予予惟濂溪之學以造化爲宗以
無欲爲要在南昌時得暴疾幾殆視其家止一做篋錢不
滿百嘗以遷擢入京師不可爲資則鬻其產以行過潯陽

愛廬山之勝築居於溪之上名曰濂溪遂以歸焉是豈
惟能忘其物尙忘其身豈惟忘其身尙忘其家學而至於
忘其身與家又何有於身後之祭不祭與其子孫之祿不
祿哉而區區爲之謀若此者特以崇德象賢之義報德報
功之私無所於寄則籍是以見志可耳乃若效法先生之
學以求內有諸已則固自有其處不在此也

祭田

嘉靖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分守上湖南道參議戴批

據永州府通判周子恭呈祁陽縣私創爲僧故民劉紹華

濂溪志

卷六 優卹

七

所遺典田文契共銀若干兩又分巡上湖南道副使陳
批據永州府追完贖銀若干兩查得道州濂溪元公之墓
雖在九江元公之父周輔成墓在濂溪故里又查元公嫡
派子孫宗文等俱在濂溪故里居住雖係先賢後裔實無
世業相承所有前項銀兩訪得該州田地頗賤照依土俗
時價置買近元公父墓常稔田柒拾畝給付博士周繡麟
并宗文等房分每房輪收一年以供祭享之用輪流主管
不得專擅執爲一房已有亦不許私相分撥擅行典賣如
有故違該道州嚴查重究施行

魚塘

萬曆十九年知道州李公發奉巡按御史勘合行查濂溪
元公有功聖門其子孫聰明者送學讀書宗子周道已經
督學張副使於州學額廩外給廩一石贍養讀書宗孫相
沿繼補其在次子孫未沾恩惠肄業無資今查得開塘一
口坐落道州蔣居鄉與寧遠大陽鄉連界多年久荒無主
承丈委官踏勘的實委係無主開塘其塘水灌蔭民田撥
給濂溪正派在次子孫管業養魚贍學不許鄰近里排盜
取魚鮮故壞基址其塘水照舊蔭注民田亦不得阻遏塘
濂溪志 卷六 優卹 八

水給帖付照

湖廣永州府道州李世植奉 巡撫李 爲額

天勅照以綿世守永沐

鴻恩事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據該州生員周嘉泓等呈
稱先子道國元公戶內子孫等情呈院據此隨批濂溪先
生倡道東南溯源洙泗洵後賢之模範 先聖之功臣也
歷代已極褒崇

本朝尤加隆重今後嗣所在有司自應免其雜徭重加優卹
准卽行牌道州查明詳免以垂永久牌開仰道州官吏速

蔣濂溪先生一門錢糧查出成熟田若干逐年止納正供
一切保甲首戶團總社長運丁夫役行舖船戶巡夜擊柝
正辦採買雜派差徭照前優崇往例准與豁免卽有隸在
別都別甲者亦不許扯扳雜差造給印冊如有衙蠹光棍
欺儒害善者許該生指名以憑本部院拏赴轅門大法重
處仰着速查明豁除不得陽奉陰違干咎不貸該地方官
毋得延遲未便慎速慎速除牌示外合檄行查隨卽查得
濂溪後裔戶內儒糧每石額輸銀叁錢又有民糧止納正
供竝無前項徭役差使等件因於康熙四十九年奉文將
濂溪志

卷六

優卹

九

匠班銀兩分散通州照糧均攤是以濂溪民糧戶內分散
匠班一項奉 憲檄查免本州遵卽查明濂溪民戶內匠
班銀兩一概豁除永不復徵所有豁除優免緣由具文申
覆既切 憲允期不負

聖天子崇儒重道

恩加賢裔之至意也復蒙

憲諭重加優卹謹勒石以垂不朽

云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初二日署道州事李世植敬勒

濂溪志卷七

文錄

尤溪縣傳心閣銘並序

宋張 栻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墩旣新其縣之學復建閣於學之東北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象寘於閣之上而列經史諸書於旁新安朱熹名其閣曰傳心而墩又以書請銘於廣漢張栻竊惟自孟子沒聖賢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二程先生始嘗受學於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夫以孔孟之心至三先生而後傳則三先生所爲傳心之懿在學者可不深求而力體之乎然則建閣而設象將使聞風者猶有所興起而况於登其閣而拜其象者乎所以表示學者之意於是其遠且大矣是宜銘其詞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有作純乎
天心修道立教有覺來今既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
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異端日滋白首章句俛俛何之惟子
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原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
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踐其微既自得之又光
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
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間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
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閭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
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示後人來拜於前起敬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二

起慕永思其傳顏趨孔步於味其言子考其爲體於爾躬
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
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邵州希濂堂記

宋楊萬里 誠齋

余謝病免歸僵臥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邵
陽史君潘侯燾獨不我數千里遣騎踵門移書請曰邵故
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稽
壁記不書爰誦老故皆無在者燾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
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謂其爲治精密嚴恕隱

然有當於吾心廼卽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爲堂命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菴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浸漶以干譽者也余於此當深有發矣因爲燾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菴疇能領之微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苛似精誦似密刻似嚴弛似恕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也希濂希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其四也盍充其四以上達其三乎充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云大乎哉余聞侯之爲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國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興甲寅九月晦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邵州復舊學記

張栻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是時亦爲學以應詔旨而學在於城之中左獄右庠卑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惇頤來攝

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竦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
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者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
存可考惟侯唱明絕學於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
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
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
至於狗尋常利便之說徒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
風遺澤之本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
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州學校授陳伯震議所以
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洵聞之頗捐緡錢以相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四

其事於是卽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
息有齋前後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庖庖湫無不備具而
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使來請記杖以爲春秋之義善
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
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
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
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子爲弟之職而躬乎灑掃應
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弦歌誦讀之

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乎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如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而胡侯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延之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世不敏今幸以淺陋

之詞列於三記之次實榮且媿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記
靜江府學三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卽學官明倫堂之傍立三先生
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
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官僚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
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
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
也凡所謂士者孰不曰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
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俛俛然如旅人而已幸而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六

有先覺者出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
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
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無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
由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
信慕者蓋鮮間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
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
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
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栻之區區首
以立師道爲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

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作興與濼江爲無窮矣此棡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濼溪先生之言乎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棡之所望又豈特於此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後十日張棡記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張棡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棡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攷故籍熙寧中濼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

濼溪志

卷七

文錄

七

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庶幾來者感動焉廼度地於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巖其扁額以時啟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棡讀其書喟然嘆曰詹君下車首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爲之書按廳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車是年八月朔旦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耳攷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

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已仔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黃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寃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槩矣雖然凡先生之所設施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斌嘗攷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心而其妙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涖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八

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卽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粹然之容而效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爲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聞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明達者知之所行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爲詳刑者設也故斌復以此繫於終焉詹公嚴陵人嘗爲

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朱子晦卷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入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九

下乃始探聖賢之奧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二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

不知卽事觀理以求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乎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棫丞相魏國忠獻公之濂溪志

卷七 文錄

十

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日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遍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隆興府學先生祠記

朱子 遜翁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旣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以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始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宦所

感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猶未有所祠奉灝也既於府學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請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亦不敢謂無其志者矧以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敢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

灑溪志

卷七

文錄

十一

五行之曠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氣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隨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

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學者始知聖賢相傳之實乃出於此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旣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無疑矣而猶若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耶旣不得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七

辭乃敘其事而竝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於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月日記

韶州先生祠記

朱子

秦漢以來士不知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慾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

一世者不至於老死且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
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
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
中止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
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
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以接洙泗
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
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騁蓋自孟
子旣沒而厯考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七

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爲廣南東路提點
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志足以行矣而以病去
乾道庚申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
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
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
弗供乃增謀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
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
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取先生之書以
授諸生日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登而進此堂也不異

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
浮華可與進夫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前賢
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啟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
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握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
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
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序之一
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則是德明之願而諸生之
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某者因不復辭而輒爲論著先
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古

又記其作輿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癸卯五月丁
卯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朱子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
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
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
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
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
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

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敏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繪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問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五

今祠亦旣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亦不過語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

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君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事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癸丑朱熹記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七

邵州特祀濂溪先生祠記

朱子紫陽

邵州太守東陽潘侯熹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旣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熹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髣髴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

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仲春釋奠於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請於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爲之喟然而嘆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倘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七

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旣敘其事而併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旣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

以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永州府學先生祠記

張栻敬夫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乃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諸多士他日偕通判州事曾公迪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鄒侍郎公皆旣建祠於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爲重道崇德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方公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六

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於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宰高祈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旣成屬栻爲記栻以晚生屬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字茂叔春陵人歷官凡九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在力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故號濂溪先生栻嘗聞程公大中倅南安先生爲獄椽大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

三亦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
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
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
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
求孔顏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
祠者觀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
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永州倅廳拙堂記

宋曾幾

余兄子廸丞零陵郡名其堂曰拙以書來告曰叔父幸爲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九

廸記之間其所以名曰昔濂溪周先生之倅是邦也實作
拙賦廸無他技能庶幾乎先生之拙故名余曰古之人自
以爲拙者多矣潘岳閒居賦柳宗元乞巧文極言人巧而
已拙然岳諂事賈謚乾沒不已宗元附王叔文章執誼規
權逐私察其實與司馬安何以異顏魯公拙於生事舉家
食粥者數月陽道州催科政拙自考下下此真拙者也余
聞豫章黃魯直之論濂溪曰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
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鴛鴦陋於希世而尚
友千古其自爲謀誠拙矣二程先生一世師表而問學淵

源實自濂溪出工於道乃如是當世名卿大夫如清獻趙公東坡先生余外氏孔公父子皆推尊之惟其實也今汝之名是堂也將由拙以入於道真有志者不然雖文如潘安仁柳子厚適足以自欺耳循名而務實尙勉之哉廸於是書諸石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澠川曾幾記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朱蔡杭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所以闡夫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學也蓋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爲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祗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於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哉夫子辯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

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仞民死於石
爲之滅研而著令黃茅瀾空民死於瘴爲之緩轡而徐行
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脚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凜
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
繡使陸公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於丹荔堂之側有年矣
近憲司楊君大異改祠於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
甘棠之遺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怛然曰相江之祠學者
之通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
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汎掃舊宇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闢地於官
治之西偏以庶幾羹牆之思且貽書俛杭記之杭學於朱
子者也酌泉知脈元公於杭有罔極之恩誼弗敢辭竊謂
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爲不可廢者何哉
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繫也爲部使者且而瞻是祠退
閱未決之獄必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不敬夕
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
暖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
不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

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矣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爲世推重云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魏了翁 鶴山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爲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翁召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縣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碑將以志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了翁嘗聞人道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君師令其法度紀綱猶可槩見大抵合以井收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抹考以德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嘗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後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壽鄙天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已二三十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俛俛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况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智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爲權利則銜詞采至是不特民散而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大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矣猗歟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沒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書而梵唄土木矣權

利道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道而刀錐毫末矣詞章技之
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
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像而祠之尸而
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
屬耶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
孟之心於千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
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耶先生初見二程使之求
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嗚乎得孔顏之所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語

寂爲能也得伊尹之所志則雖刀毫末之得失不足爲忻
感也吾黨之士蓋相與懋明此理尙庶幾士有所屬而不
至失望焉資正殿大學士魏了翁撰嘉定十七年

燕都周子祠堂碑

元郝經

道之統一其傳有二焉尊而王其統在位則以位傳化而
聖其統在心則以心傳位傳者人人得之故常所在不忘
心傳者非其人則不可得是或以或絕或續不得而常也三
代而上聖王在位則道以位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已
三代而下聖人無位則道以心傳孔子顏曾子思孟子是

已周室東亡秦人西并祇一王位吃爲爭奪之具得之者非血戰之豪傑則推刃之子孫其心則盡於佛老散於辭章蔽於法律膏於功利壞於智數聖人不作強有力者挈位而不置不復傳道而道統紊矣千有餘年之間學士大夫致志用力掇拾殘斷崎嶇章句不爲不勤其獨造自得方探特詣以道自任者如揚王韓歐絕無僅有雖競於一時而其學不復傳是以終不能永聖人之統續而復絕也剝蝕糜爛之餘償踏撐裂之極獲聖人之心絢緝道緒傳諸其徒益久益彰者有宋春陵周子而已其學不知其所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五

自不事章句不工文辭不務決科沛然一致諸道踰跂孔孟之後瞰視義文之前揭振本根後泐土苴範圍天地窮神知化盡性至命創爲太極一圖申明大易先後天之幾著通書數十章指陳聖學之極致發前聖之蘊奧先儒之所未言爲道學宗傳心之統蓋其欲慮淨盡極於精一篤於純誠遂造高明乃能如是故太史黃庭堅稱其爲人如光風霽月其瑩絕洞出猶可想像一傳而得程顥程頤張載再傳而得楊時游酢卒之集大成於朱熹泛濫充滙洋溢洵薄君相服膺師儒鼓篋而學者徧天下六經語孟各

爲傳注性理象數各爲論說正千載之訛復一貫之道旣傳諸其徒又傳諸後世又傳諸外國迄今二百餘年莫不知義理之所在各爲一太極反諸吾身各有一易使人人自致聖域而不以爲難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祠祀之禮盛於江南而未至於河朔今領中書相國楊公始嗜其學乃建太極書院於燕都立祠於院以祀周子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菜尊爲先師燕自安史之亂睽隔王化者將四五百年至於孔孟之祀亦將廢墜一旦祠祀道學宗師而以其徒配禮秩文采警動幽朔尤近世所未有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也嗚呼道統爲不亡矣祠旣成適經貳於公而徵銘焉遂序其事而爲之銘周子諱敦頤字茂叔湖南道州人仕至虞部郎廣東提刑分司南京卒於江州嘗築堂濂溪以自名故門人號爲濂溪先生銘曰析木之津上扶斗極周子有廟復一太極民不鄙夷會歸有則渺渺絕緒如絲伊緡聖遠弗續又從而勢祇揚其波不探其源縱尋斧斤白牋其本舍轍而車血手燥吻客氣鼓舞莫不僨隕過高好奇誘於誕空看鳥應人自忘其躬不及與過皆失乎中聖心有端聖學有要無欲而一乃造其妙無極之眞根抵茲道

道有一極極盡無餘轉幹化府推激神樞天地人物挺殖
時儲心紀不傳乃載於書六經一易道統之集梁圻山墮
千載寥閔無爲升堂更孰入室日下有日五星聚奎發源
湖南流派江西肩顏踵孟傳心仲尼伊洛湯湯會爲一水
復生晦翁又一程子坦坦一道昭昭一理太極有圖通書
有章遂令燕雲亦如荆揚嗚呼盛哉吾道之光

燕都太極書院記

郝經

書院之名不以地以太極名者推本而謹始也書院所以
學道道之端則著於太極伏羲畫易以之造始文王重易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以之託始孔子贊易以之原始至於濂溪周子之圖易則
又以爲動靜之機陰陽之根建極承統開後世道學始至
今建書院以明道又伊洛之學傳諸北方之始也所爲名
五始並建則幽都朔易復一太極也初孔子贊易以爲易
有太極一再傳至於孟子後之人不得其傳焉至宋濂溪
周子創圖立說以爲道學宗師而傳之河南二程子及橫
渠張子繼之以龜山楊氏廣平游氏以至於晦菴朱氏中
間雖爲京檜侂冑諸人梗踣而其學益盛江淮之間粲然
洙泗之風矣金源氏之衰其書浸淫而北趙承旨秉文麻

徵君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北方學者始得見而知之然
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以爲高也庚子辛丑間中書令楊
公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爲之師聚書以
求其學如嶽麓白鹿建爲書院以爲天下標準使學者歸
往相與誦明庶乎其可乃於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
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於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右
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爲道學生推本謹始
以太極爲名於是伊洛之學遍天下矣嗚呼公之心一太
極也而復見一太極學者之心各一太極也而復會於極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畫前之畫先天之易盡在是矣使不傳之緒不獨續於江
淮又續於河洛者豈不在於是乎是公之心也學者之責
也其惟勉旃

永明縣仰濂祠記

明趙賢中丞

周元公濂溪先生道州營道人今永明爲道州屬邑志稱
古營道地云歲甲戌子觀民至道州謁先生祠下讀朱公
記先生事郁乎詳哉今永明令何守拙則進而請曰先生
里居去邑甚邇而邑人又多先生族裔邑中又有先生所
嘗遊覽之處烏得無專祠祀先生如州也邑庠之傍有浮

國家崇儒重道以先生配食孔廟著於彝典世授其子孫一人爲博士追錄厥考從祀啟聖祠不啻渥矣而他郡國亦多有專祠蓋先生生於道州筮仕分寧稅駕南康軍徙家廬山之下所歷豫章郴桂虔韶之境皆有名迹以故堂筵俎豆言言奕奕學士大夫瞻禮祠下低徊不能去乃先生宦跡未嘗至吳而祠於吳者何居曰是禮之以義起者也夫陵谷有變遷而道術嘗新世代有更嬗而人心常炯炯不滅先生固道術之宗而人心之所仰止其神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無之而非是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而况先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八

生之子孫別籍於斯聚族於斯支系雲仍綿永無替先生之靈爽或於是乎憑依俯仰對越將無有君蒿悽愴如或見之者乎則令先生之子孫世守其祠可矣且吳故才輩乃今文靡而誕習汰而澆糠粃濂洛之緒論而榛蕪正學敝也滋甚如過其祠想見其人必有趫然景慕而興起者未必非明教訓俗之助也夫一舉而光世德維世風是可紀也故因與爵之請而爲之記

邵州周元公祠銘

明 廖道南

荆楚之墟翼軫所躔祝融截業九疑蜿蜒粵稽諸古神聖
誕育炎皇先物虞帝南狩靈氣嶺景結爲禎祥日昭壁緯
斗煥奎章惟茲郡土理宗封越錫以嘉名岳猷有夷自周
元公產自春陵月巖鳴鐸濂溪濯纓來攝於茲肇創學制
尋孔顏樂首崇祀事太極有圖理趣淵源羲畫姬象得象
忘言發揮精蘊天人心學上承洙泗下啟關洛五峯有記
考亭用光宣公嗣音妙道益彰肆我皇祖加意翼校鴻謨
鉅典揭厥綱要迫我皇上銳情經術睿藻天葩昭哉敬一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又二十八

睽茲湘楚曠世相逢涵濡帝澤鼓舞靈風龍飛大狩經營
伊始輪奐有輝丹雘其美新廟奕奕聖謨洋洋俎豆禮樂
絃誦文章凡我同人采藻思樂緬思大道紹彼先覺

永明縣仰濂祠記

明趙 賢中丞

周元公濂溪先生道州營道人今永明爲道州屬邑志稱
古營道地云歲甲戌予觀民至道州謁先生祠下讀朱公
記先生事郁乎詳哉今永明令何守拙則進而請曰先生
里居去邑甚邇而邑人又多先生族裔邑中又有先生所
嘗遊覽之處烏得無專祠祀先生如州也邑庠之備有淨

屠氏廢宮請卽其地建仰濂祠以係人之思予曰可哉久之祠成乃問記予曰此禮也孔門記之矣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所謂合者釋奠先師合鄰國而祀之也國故者國之昔人可以爲師有是人則不必遠取合祀也嗚乎先王之制達人情矣古者仕不出國其政與教皆國人耳目所睹聞取其等常睹聞之人以爲之師則政教之成憲未墜揭其所尊信而示之範本其所素習而要其成此先王之教所以易行而政易舉也後世則不然仕者旣遠於其國而所仕之國或有國故可師者又不卽諮省舉以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從祀則博士諸生何所瞻效也乃今永明有仰濂祠非卽古者祀國故之意耶先生挺起春陵紹孟氏之絕學開宋代之文明漢以後千五百年儒者所僅見謂之國故誰云不宜夫旣以先生爲國故則將仰之爲師究心先生之學豈但假飾剽獵乎國故之名以爲邑庠之光乃於政與教無關哉然先生嘗令桂陽矣判永州邵州矣夫仕在楚域與古之仕於國者不甚異而其政與教不獨載之往牒爲有司與諸生所睹聞也卽田疇閭婦輿僮市販亦莫不頌說而敬慕焉乃有司與諸生或假設剽獵不能究心先生

之學而徒以俎豆事先生則不惟無政與教且先生辱矣
不將爲田毗閭婦與僮市販所訾議乎詩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太史公述以贊孔子而繼之曰雖不能至心竊嚮
往之夫心竊嚮往而無效法之實徒仰耳仰濂者亦在乎
勉之而已祠經始於萬曆二年三月落成於十月記作於
三年正月

愛蓮亭記

寧遠縣

明劉虬學使

愛蓮亭者濂溪先生之故迹也先生有所著愛蓮說傳於
世故後人仰慕之作亭於泮宮以存遺愛是與周人之思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甘棠同一致也嘗讀先生之說曰蓮花之君子者也出淤
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亭亭淨植香遠益清故獨愛之
嗟夫先生道德之高非末學所能形容而當時稱先生者
以爲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是則先生與天地生物之心
上下同流何止於蓮之愛耶故窗草不除謂其生意與自
家一般然則先生之心卽太極生生之妙也其愛蓮也特
以寓夫與世人不同耳故曰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
愛宜乎衆矣味斯言也先生之心固可識矣先生上承洙
泗之統下開伊洛之傳豈世儒之可擬倫而一蓮之愛其

故迹猶令人仰慕之者蓋秉彝好德之真出於人心之所
同然耳有武德將軍李源者世居寧遠纓武弁而好文事
慨然念先生爲此邦之先賢願以私材撤故愛蓮亭而新
之於是縉紳之士莫不獎譽以共成之予廵考學政適臨
是邦聞茲盛美乃爲文刻碑置於亭中是亦樂道人善之
一事也李以武功顯新斯亭也亦足以觀其所好知其爲
人矣

永州建濂溪書院祠記

國朝 張壽祺

聖賢道脈相傳有開之於先者有繼之於後者開於先者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創古今未有之祕以啟賢而廸愚功固爲難繼於後者繼
前人未墜之統以承先而待後功亦不易約畧言之總以
養人心之拙而各完其太極者也未有乾坤先有易理伏
羲畫卦而太極之理彰文周孔子繫彖爻象詞而太極之
理備古者帝王道統治統合而爲一君則執中守靜民則
醇樸無知上與下相忘於拙也天下所以太平也文武而
後統分而二矣在下聖人爲道所專屬治統衰而道統盛
孔孟而後治統衰而道統愈衰天心不欲吾道之久湮而
莫振也生元公於瀟湘之濂溪起而演太極作拙賦易理

大著道統復昭自元公以迄今幾經晦明茲正大道當興之運闡而揚之亟需後賢永陽太守魏君紹芳生於燕之金臺先生生於楚之道州地分南北之遙時復古今之隔其與元公也入乎其夢則相感於二十載之前官於其地輒新堂構於不日之間嗚乎亦奇矣哉余觀元公拙賦曰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旨哉斯言其寓治統於道統之中以啟後賢之祖述魏君茲舉上接濂溪之統遠追渾沌之風非徒功在元公而功在義文周孔也又非徒功在義文周孔而功在三王也正相說以解於一拙中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也順治十五年歲次戊戌江西張壽祺記

濂溪遺芳集序

明方瓊州牧

天無意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孔聖不生天無意於孔曾思孟之道則周子不生聖賢之生誠不偶也周子生於春陵得孔孟不傳之緒啟伊洛百世之傳與孔子之六經殆無間然而其十二世孫翰林博士曰冕者手錄一冊名曰濂溪遺芳集出以示予且屬以序予始疑而嘆曰大哉周子之芳寓於圖書者無以加矣播天下傳後世如此其大今復欲編遺芳一集不幾於屋上架屋乎竊意其不必

然也博士君悵然久之既而語予曰圖書雖天下所共究
濂溪雖天下所共聞然我春陵之所謂濂溪所謂月巖與
營道者人未之見愛蓮有池池上有亭亭池上下有光風
霽月人未之玩賞我祖吟咏性情愛蓮有說示拙有賦思
親之類有詩及其既往上而追封有制下而奉祀有祠或
序或記不一其文是皆散在羣書或傳錄於家者人未之
悉究他如世之文人才士經春陵覩遺蹟而慕濂溪者咏
歌有唱和士大夫親見我朝崇儒重道爲我祖而賜冕以
世膺之爵其垂愛及冕者亦贈別有言是皆我祖之芳默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寓於山川發越於吾儒崇重於聖朝垂裕於子孫而圖書
所載之未盡者也茲欲鐫於梓傳於家以及於人人以便
於觀覽敢請一言序之勿疑予因其言覽其集始悟其意
而序之曰山名道天啟周子以悟道之機巖名月天啟周
子以太極之理溪名濂天啟周子以斯道之源圖書之芳
所以耿耿不磨者誠有所自也若夫愛蓮有說吟咏有作
及古今人之頌揚而贈及其後裔者乃其芳中之餘芳集
以遺芳名宜矣雖然是集也源流始末井井有條初非自
多其一家之芳也蓋欲發明周子之生於春陵而明其道

以著其芳者本山水之馨香使天下後世景仰先哲悉於
是有所考正博士君之用心豈不深且遠哉宏治四年辛

濂溪集跋

明王汝賓

先生生於營道卒於江州故郡無先生之墓祀焉或者謂
先生貧不能歸非知先生者也先生雅志林壑不爲世故
所窘束凡遊歷所在遇佳山水輒盤桓數日而忘去留當
時請移南康軍也亦以此嘗過江州止廬山之麓酌溪水
而甘之卽不忍去遂構書堂而揭故里之名各之觀其語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友之詞移太君夫人之窀穸宅則先生來止於此皆素定之
意也豈爲貧之故哉貧固先生所安也嗚乎先生平生所
歷山水多矣而素位而居適與蓮花峰對焉則知廬山之
高溪水之清俱先生之神所寓也然則天作斯山得非有
所待而然耶是集之刻所以載先生履歷之詳而並繫之
以文也者所以稽其道也履歷也者所以論其世也先
生之始終本末庶可考其全矣予江人也仰止高山光霽
在目能無興起之思因僭言之以志私淑嘉靖十四年

道源書院集序

明黃佐編修

南安戴守筆山氏旣修復道源書院乃集其可徵者爲書以傳適予趨召過之俾爲序嗟乎天地之心中而已矣聖人之道中焉止矣周子曰主靜程伯子曰定性叔子曰約情其說若異然存其所受天地之中以學爲聖人則一致也周程授受始自南安而聖學昭焉其斯以爲道之源乎嘗觀大道旣隱善治何其蔑如也夫人蘊其心而事物動之利害相攻而忿生邪誘相感而慾生忿慾生則爭鬪作爭鬪作則禍亂成聖人修道立教必使民安其身而後動崇讓禁暴勿卽愒淫所以遏禍亂之萌立人極而會歸之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者也靜之弗主則動弗慎動弗慎則忿弗懲慾弗窒禍亂之作無足怪者定性書謂怒時豈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是懲忿之要指也好學論謂學者勿縱其情至於邪僻此窒慾之法言也然其言則存乎太極之主靜常能主靜以慎動則性定而情自約嗟乎周程授受固善治之源也梓行是書俾人人誦而肄焉其關於世教也大矣筆山氏承流而播之政善治其自茲矣哉嘉靖十八年

濂溪志序

明

魯承恩

永州司馬

濂溪在道州西南二十里昔爲營道縣今爲濂溪保宋道

國周元公先生實生其地故世皆稱爲濂溪先生先生之學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著書立圖貫通乎天命人心之極要不出乎人倫日用之常上繼往聖下啟後儒凡今之人讀先生之書未嘗不喜慕先生之道嘉靖乙未承恩出守和陽幸受教於師門竊淑先生緒餘以飾河陽之治獲益甚多今轉官永泉實先生故里舟過廬山拜先生之墓於潯陽入湖藩謁先生書院於武昌泛洞庭登衡嶽涉浯溪陟九疑溯流而上考先生始生之迹於故里沿道山之麓坐有本之亭舉先生之道而詢諸永道多士及先生之裔濂溪志

卷七

文錄

美

皆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而載在簡策尙有疑而未解者得非紀載之未備耶嗚乎先生之道昭如日星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則濂溪一志雖非先生之精蘊惡可以無成書而供後學之取則哉乃取而修之旣成先生之孫博士繡麟請授諸梓承恩知是志也匪一家之書當出爲天下共之謹述其哀集之槩於首其於斯世斯文未必無小補云嘉靖十九年

濂溪集序

明王會州牧

會官太學時嘗得濂溪先生年譜一書爲友人借去竟失

之猶記題引者爲張元楨氏云曾得周子大成書於某處
缺其中年表一帙欲檢中秘書鈔補之以史事嚴不及矣
卯歲拜道州之命意故里家塾當必有之既抵任拜先生
祠下退而訪其嗣孫翰博周繡麟求家傳遺書出濂溪遺
芳集一冊相示荒雜不倫並年譜及先生述作亦復闕遺
因嘆文獻彫落當圖改刻乃復出年譜鈔本及搜錄遺詩
文凡若干會受歸而讀之其間又多訛脫乃謬以己意畧
加考定而編次焉曰遺書曰事狀曰年譜曰歷代褒崇而
賢士大夫先後表彰著在紀述者亦附錄之使後之人有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七

所考並圖其山川書院於卷首雖未能著先生之大成然
學者溯是而求焉亦可以得先生之大致矣因題曰濂溪
集刻置書院以備是邦文獻之闕若乃先生之學則圖書
固與六經論孟並行於世無待於斯而後傳矣嘉靖二十
三年

周元公集序

黃廷聘 侍御

濂溪先生崛起春陵然契道體繼孔孟真傳開程朱來學
吾道正統也歷代褒嘉其來尙矣雖宦寓江州而吾州營
樂鄉安定山實誕生之地去州治十五里許卽先生故居

子姓蕃衍祠堂在焉紹興己卯建祠於學宮西徙其廕子
翰博君居祠下而祠宇在營樂鄉者遂爾歲久傾圮州守
羅君斗畧爲營建猶未足以聳觀也萬厯癸酉司理崔君
攝道州慨然有修復之志令中丞趙公名賢按州瞻拜祠下
環視弗稱而以改創鼎建屬之銳意經營舊有五星墩久
沒於豪右捐金復之夫拓其址建正廳以安公像左右各
建書舍俾子弟肄業其中繚以垣墻厨庫廊舍咸備復置
常稔田若干畝俾子孫世守以供祀事悉協中丞公意載
閱濂溪集舊刻蕪漏不稱文獻卽以公餘校讐刪繁補畧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凡先生之言悉錄之諸後人詩賦不與焉類編梓成足爲
完書其大造於先賢何如也余因博士聯官之請僭書簡
端以垂不朽云萬厯二年

周先生志序

明李楨中丞

予不敏寤寐見先生久矣年十三四時頗知志學獲性理
書讀之開卷卽讀先生書於是志學之念益切愈惡世利
世色苟終身盤谷焉已矣旣讀先生書益久恍然如遇其
人再徧訪事實得全書讀之更見先生爲政嚴毅清厲慈
祥仁恕心更切切慕焉時潛弗見已矣見必先生政是師

蓋政以行學有其政斯見其學然而誠本也主靜極也無
欲要也握其本而極是立惟無欲之要宰之方可以語大
極見先生先生道州人毓堪輿古今之秀而曰溪曰巖曰
故里特寄產之一然詢方履蹟亦所不廢余旣撫鎮三楚
喜遊先生鄉問先生里新其祠廣其田育其後裔建其書
院胥令太守發董其成仍修其志用告誡周氏子孫而宗
子翰博君聯官率族姓而引承之萬曆二十年

濂溪周元公志序

李暉 州牧

營道故濂溪先生闕里也先生鍾蒼龍白豸之靈篤生於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三

有宋天禱間契道月巖濯纓濂水得河洛不傳之祕所著
太極一圖通書四十章淵深簡要學士家尊之如羲畫禹
疇不煩詞說而道理明著生平志伊學顏隨在皆有至樂
真不愧孔子之後一人者漢儒董子之天人策唐昌黎韓
子之原道諸篇邈乎不及格也慈幼讀性理開卷卽見先
生書覺諸子百家不免龐雜未有如先生之言簡要淵深
而措之躬行步步踐履實際隨所位置無不自得吾素者
及筮仕營道下車卽瞻拜先生宛然光霽求遺書讀之則
漫滅繁蕪令人有杞宋無徵之嘆再得郡司寇黃公惠本

編次犁然一軌於正矣但其祖自潤州夫潤故先生偶依
舅氏龍圖公讀書鶴林寺寄蹟之處月巖故里聖脈有本
實先生發祥悟道之區後啟者而欲徵文考獻未有舍是
邦而他適者潤雖有刻而道無善本是聞韶於齊不能無
慨於周禮之不在魯也予小子涖先生之故都宦况未醜
儒酸不改雖洗冤澤物追追未能而文獻彫殘則予滋懼
焉敢愛編摩之力而不爲此邦存此掌故乃於舊本刪其
繁蕪如洵金植木惟沙礫荒穢之務去於黃本所掛漏者
稍爲增益如表彰褒崇之疏章池蓮庭草之黜綴一披覽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早

之而光霽之神儼然几案若謂還雅復古彬彬郁郁以擅
是邦之文獻則予豈敢夫使讀是集者由先生書以會太
極由古今記序題咏以見先生庶幾無遺憾於鄙懷云天
啟四年

濂溪先生志序

國朝 吳大鎔 州牧

予成童時侍先君子治兵於匡廬彭蠡間客有指輿圖而
談疆場者曰南康濂溪先生之所治也九江先生衣冠之
所藏也故其地尙禮教而重名節予叩先生爲何許人客
曰先生姓周氏楚南道州人生於有宋天禧間闡圖著書

倡明絕學爲二程之師以上承孔孟之道者也予唯唯識
之繼先君子轉粵東海南之邦所在俎豆先生誦說弗衰
蓋先生嘗仕廣南提點刑獄洗冤澤物故其民至今歌詠
之久而不忘予曰有是哉先生學道人也而其宦業乃若
是豈世之岐仕學爲二者哉予安得先生而事之所欣慕
焉已而謁選銓部承乏道州予私心喜曰向者徒勤夢想
而今乃仕先生里耶當必有真知灼見以大慰乎寤寐所
求者不僅如客之云云也比入境跡事循例拜先生祠下
光霽宛然芳徽如覩予低徊畱之見太極圖巧拙賦之石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聖

刻存焉宋御賜道州濂溪書院六大字豐碑樹焉環祠左
右而居者先子之子若孫茹苦食貧猶有愛蓮之遺風焉
稽之掌故先生宗子舊有世官鼎革以來尙未承襲先生
遺事舊有志書兵燹之後蕩爲灰燼予感此遭逢頓忘下
位乃於康熙十九年庚申具詳憲府冀其蚤爲題請以
志尊崇奈事關重大往復查詢淹踰歲時五年於茲予每
獨居深念錫爵命宦者朝廷之事修廢舉墜者有司之
職盍取舊志而重新之亦守土者之急務也惟是篇章零
落典籍淪謝一二散在民間又皆楮毛墨退不堪寓目因

與此邦二三子亟力討論而繕修之經始於甲子之夏脫
藁於乙丑之秋殺青成書共一十五卷以授梓人用垂文
獻劄劄將半祇奉

恩綸特允 在廷之請俾周之子孫與程朱一例世襲嘉會欣

聖天子

之右文重道無微弗達以致賤有司之尊聞行知有求畢
遂予果何修而得此哉若曰是役也藉以表章聖學紹述
前徽自詡為先生功臣則先生固不俟予而始重即予也

惡乎敢康熙二十四年七月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聖

與此邦二三子亟力討論而繕修之經始於甲子之夏脫
藁於乙丑之秋殺青成書共一十五卷以授梓人用垂文
獻劄劄將半祇奉
恩綸特允 在廷之請俾周之子孫與程朱一例世襲嘉會欣
逢我心實獲而是書適成邊方下吏不覺拜手颺言蓋惟
遂予果何修而得此哉若曰是役也藉以表章聖學紹述
前徽自詡為先生功臣則先生固不俟予而始重即予也
惡乎敢康熙二十四年七月
濂溪志 卷七 文錄 聖

重刊濂溪志跋

易之爲書也天人悉備馮縉雲謂輔嗣流於虛無易與人
事疏正叔專於治亂易與天道遠合天人一貫者莫如

周子之易通其書首之以立誠探其本於乾元人得天心以
爲心結之以時中體其道於艮止人奉天則以爲則固非
高談性命置世務於身外也觀書之言天不離人知人極
爲太極之實言人不悖天知希聖爲希天之自推之四十
章可蔽以一言曰誠而已矣故主靜者誠也聖人以斯自
立主敬者誠之者也君子以此自修是程子所受於周子
政

卷七

聖

而朱子所宗於程子以上述夫周子者既嘗卽其圖書表
章之以爲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固與六經並垂近世又
輯其年譜祠墓之文褒崇優卹之典綴此書後取闕里志
之義名之曰濂溪志容於

元公書誦習有素矣媿未測其道之宏深竊私慕其爲政之
精密嚴恕通籍後宦遊西蜀初作綿竹宰實爲南軒故里
繼守涪州又爲伊川講學之地咸彬彬有儒者遺風蓋濂
洛傳授之淵源其漸被者遠也及今解組歸里九疑本

元公湯沐之鄉適覩舊志殘缺裔孫周誥爲容癸酉拔貢同

年以家庭所輯鈔本見寄浣手讀之嘆其有關文獻爰命
剞劂氏鍍諸棗梨以寓其高山仰止之思後之君子繼此
而修明之庶不致如妬說同人說之散軼其斯文之幸也
夫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歷任四川綿竹縣知縣涪州知州九疑

後學楊上容薰沐謹跋

古零梓人蔣文友摹鑄

濂溪志卷七終

跋

卷七

留

夫
而於明之庶不致如妬說同人說之散軼其斯文之幸也
舉以家藏恐誣越本景符崇寧年節文製其詳闕文類矣

遺芳集

濂溪遺芳集

濂溪遺芳集

宏治四年辛亥州侯方公刻有濂溪遺芳集後之守土者
輯其大綱以爲志至今因之其餘詩賦之未盡登者別爲
一冊仍以遺芳集名之存其舊也

濂溪遺芳集

濂溪遺芳集

四言

明編修尹襄

斯道久墜至宋復明伊洛之學實本先生性與天道圖書
則備惟幾惟深抽關啟秘學聖有要一以養心堯舜以來
理無古今開我後人恩同罔極尸而祝之崇功報德襄雖
寡昧誦讀有年使經仁里仰止益虔採彼溪毛祇奠祠下
霽月光風以昭以灑

修濂溪書院頌

萬歷三年

學使胡直

道國甫甫春陵雍雍月巖濂水樓田之宮五星奠隩左豸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二

右龍綰結九疑羽翼祝融是曰嶽降篤生元公逖邈精一
近嗣中庸炳幾握要無欲為功施之公溥中實明通至理
溢焉奚必外窮三綱九法以叙以從既殊寂滅亦異元同
闢天開地如夜斯曠啟程夫子如日斯中公陟帝右故畢
攸空後幾百禩化為荆蓬狐豕僂鹿鹿攸叢肉食者齟
疇哉是崇顯顯三君眠焉惕衷趙公既倡三君同風五峯
之栢三活之松是斷是度是作是封倏忽蒼蔚會朝穹窿
枚枚寢廟神罔時恫皇皇講堂趨者雍容春祀秋嘗子孫
縱縱士者之來乃繹乃宗斯文之起山繫由隆匪自三君

疇哉是功外無窳政內爲道仲倬倬礪礪頌詞匪豐

趙公名賢楚撫軍三君羅斗道州牧崔惟植永州司理何

守拙永明令

湖南道丁致祥

天將啟斯文於彼五季衰元公茲挺生允矣間世竒妙契
義書前作圖闡微詞萬有天地間範圍靡或遺上續千聖
傳下爲百世師啟牖刪述餘道開洛與伊春陵固桑梓廟
貌江之湄意思自庭草風韻亦蓮池載歸瞻儀容光霽想
清規食報永來葉文明應昌期

謁濂溪先生

尹襄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三

濯纓臨瀟水憑軾過濂溪溪流清且駛透迤學宮西元公
遺址在上御書題登堂薦蘋藻石級匪難躋表表圖書
訓至精諒在茲聖域未云遠微言乃階梯惠我後來者殷
勤過手攜平生瓣香念焉辭理道睽哲人久不作古路紛
蕪藜安能起風月開彼俗學迷

拜周子

學博
余鳴鳳

天未喪斯文巍然大儒出聖道續其傳昭如月與日尼山
未盡蘊太極發諸筆非云紙墨間士林知所率吾師吾師
乎功何獨著述

遊濂溪故里

州牧 王會

岌業道山岑躋攀歎陡絕下有洙泗源伏行此蕩滌三冬
浮紫烟六月翻素雪冷泠滿洛川關閩灑餘冽我來溯其
源于焉聊一榻坐石濯塵纓睠言懷世哲

光霽亭

江西 蘇茂相
官學

宋學稱理窟濂溪扶其闕根極主靜言昭晰太極義中懷
謝麟淄外象挹和粹霽月映光風夷然豁沾滯程子深服
膺趙公竟臭味侯生待三日刮目遠驚異千載想靈襟令
人猶融泄明牧挹道淵典型勤寤寐祠宇煥舊顏庭草滋
濂溪遺芳集 詩賦
四

新翠簿領此何須絃歌古所貴

遊月巖

兵部 徐愛
員外

攀竒殊未厭澗谷披蓁莽搜崖陟穹洞中秋孤魄朗消長
隨朔晦東西窺偃仰分明示太極陰陽始析兩哲人固先
天肇物亦有象字畫魚鳥因圖書龜馬倣元公探造化證
茲彌不罔可以春陵墟仰配河洛壤

出月巖口占

東安令 朱應辰

月窟太陰精弦望俱自然造物呈天巧不知幻何年聚奎
肇文明圖象空中懸篤生周夫子讀書月巖巔太極洩元

祕斯道賴以傳二程自北來風月故無邊弄吟歸去後關
闔契真詮孟氏千載下濂溪功孰前嗟予生也晚來此徒
自憐徘徊不能去此意良惓惓

遊月巖

郡丞 許宗魯

緩轡春陵西逸巡濂溪渡翼趨茂叔堂宛挹光風度爰披
太極圖誰授先天數咄彼青蒼崖峻岫風雨妬中涵一竅
靈異境神呵護如缺復如盈寒光瑩練素斲破混沌精乾
坤此陶鑄炯炯洞中天冥與哲人悟俯仰遊太虛徘徊起
遐慕對茲月巖竒幸有德星聚雲岑挂夕陽好鳥鳴高樹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五

安得魯陽戈一揮使日駐遲遲咏歌歸漫踏蒼苔路

濂溪祠

永州守 曹來旬

濂溪之水稱源泉濂溪之學天地先百家衆說如溝渠雨
溢時涸徒涓涓洙泗源流惟一貫濂溪氣脉爲真傳著書
立言開後學明白簡易尤渾然學焉自嘆未得要長年如
醉如夜眠邇來幸飲溪中水洗滌腸胃知前愆徘徊山頭
日已暮欲來欲去猶盤旋摳衣更上幽亭望霽月光風在
眼前

謁濂溪祠

督學道 顏鯨

先生崛起千年後我後先生五百年風月人間幾光霽溪
流漾碧涵虛妍春庭瑤草滿前綠玉淵金井生瑞蓮分明
天地有至教仁體流行無間然萬物本來備於我聖學元
微誰的傳人心靜處妙元化太空孤月映百川有無之間
是真覺鏡臺郭郭猶塵詮春陵先生包義氏作聖一要開
先天浮生已逾五十載意緒忽忽真堪憐偶過祠下薦明
藻愧汗種種流如泉不觀斷臂面壁者異氏苦行何獨堅
身亦儒冠號男子靈臺久曠甘拘纏從今一洗塵根淨廓
宇澄明希昔賢

濂溪遺芳集

詩賦

六

聖脉泉

二首

督學道管大勳

濂溪水清且激混混發蒙蒙泉潺潺出白石飛灑原自虛谷
來淵停還向靜中得一從伊洛分支派至今海宇淑餘澤
任教世俗蕩塵氛唯有此溪長不息
濂溪水清且深一鑑渾無滓徹底空人心千年俗學誰爲
洗泚泚滴派流古今顧予溷俗茫茫者竭來蹤跡傷滯霍
幾從山下迷津問安得此水清煩襟

愛蓮亭

方良弼

自古花中有君子花中君子真清致玉井移來歲月深獨

得先生心所契先生端坐池亭上風月無邊有餘味高情
復有二程知一笑香生傳萬世

月巖

江華令杜漸

云公此地未生前月巖之景自天然元公既生作圖後遂
元太極巖中有元公霽月與光風不在石巖一竅中圖中
萬物靡不備巖月盈虧局一器豈嶺龍山豈兩儀五星繞
宅亦堪疑向令元公生別壑太極元圖其不作與君姑舍
月巖碣深杯且把看巖月

贈默齋周博士

編修曾朝節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七

明王不復周東日周家學脉山之東六經刪述杏壇上萬
世可以開羣蒙從前治運有銷歇會令海岱恢儒風一源
洙泗忽斷絕日月晦蝕長夜同諸家橫議作鬼語漢儒訓
詁徒能工更來詞藝鬪藻績徃徃竄入儒林中其間一二
亦超卓頗窺正緒收微功升堂見解只影響千年那許真
詮融中州以南說吾楚洞庭雲夢涵虛空元氣磅礴五峯
頂濂溪直與瀟湘通曩初神物久扃閉天豈終遣斯文墜
五星奎聚有徵兆春陵一日生人龍圖將太極揭宇宙三
才萬象宣鴻濛六經以後談著述通書妙義天人窮文章

簡勁存渾噩寥寥果足該幽崇大儒未用發浩歎誰從載
籍瞻儀容嗟予生晚數百載鄉人尚愧孱且侗頻年學道
渺知識異時何以酬蒼穹先生後昆雅馴者延賞新命天
恩洪都門覲見儼舊德瓊瑤持贈情偏濃月巖風景無邊
在他年會訪春陵翁

濂溪

郡人孟春

我愛濂溪水祠前晝夜流散分泉下眼聚向海東頭潦盡
天光發烟消日色浮個中合至理會得始無憂

謁元公

九疑進士李敷

濂溪遺芳集

詩賦

地以濂溪重名爲聖脉泉上流承泗水下澤會伊川春滿
庭前草秋開雨後蓮濯纓歸去後風月自無邊

謁濂溪書院

中丞顧璘

道喪千餘載天南得異人元圖開太極正學指迷津庭草
長交翠池蓮不斷春詠歌風月下瀟灑挹公神

謁濂溪故里祠

湖南道張勉學

溪上懸明月年年草色深山川鄒魯脉豕豆歲時心水潔
纓誰濯亭虛風自吟拜瞻猶未已瀟灑滌塵襟

濂溪

州牧方璣

濂溪人去遠溪水自長流飽蒲來泉眼潑洄轉石頭烟開
雲影見波靜日光浮識得先生樂應忘身世憂

謁元公

中丞邵寶

一脈濂溪水中涵太極天契符三聖後道冠四儒前庭謁
初除草峯尋幾問渾畧詣光霽在有筆未能傳

謁周元公

分守道陳堽

鄒魯微言後濂溪正脉存江山仍俎豆風月自乾坤強作
門牆拜幾爲利欲昏盤銘有拙賦此意夙能敦

詣故里謁元公祠

二首

管大勳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九

春陵千載毓真儒一派清溪接泗洙誰道天南無聖脉九
疑山畔有黃虞

肅肅祠堂排兩山五星羅列繞田間邀尋風月依然在更
有何人樂孔顏

愛蓮亭

學博曾仁

彼美芙蕖花初開宛如玉淨植水雲鄉清絕濂溪曲素姿
愜賞心香氣餘芳躅登亭發長吟遺愛懷茂叔

光霽亭

江華令楊如春

宋代斯文啟奎光瑞氣浮濂溪開道脉太極演元修蓮愛

香千古巖虛月萬秋令人思遠範私淑溯源流

濯纓亭

魏海

何方尋勝景此地有幽潺纓濯憑誰共軒開盡日閒為魚
俱自適風月甚相關坐久塵襟淨陶然忘往還

遊月巖

中丞趙賢

到處尋佳勝無如此地偏蒼崖晴作雨白晝月生天洞口
重門敞山腰一徑懸濂溪書屋在圖說至今傳

遊月巖

王之一

為謁元公里因探月窟奇虛靈涵象數俯仰識盈虧渾沌
濂溪遺芳集

詩賦

十

誰開竅淵源自得師一從圖太極曠世見包羲

謁元公

二首

督學道陳鳳梧

平生寤寐元公宅今日瞻依願始償千古圖書開鍵鑰兩
楹俎豆見宮牆春風庭草當年綠秋月池蓮此地香一勺
濂溪溪上水敢將蘋藻薦芬芳

愛蓮池上濯塵纓端拜儀型啟後生霽月光風平日夢高
山流水此時情心傳正印還三古口授遺書有二程伯禽
一堂真不偶東南從此際文明

仰元公

州牧方瓊

聞道憲前草不除滿腔生意有誰如獨於羲易將心會故
把秦灰着力噓千載無人識誠字一生何幸見通書天禧
不有先生作安得儒風返太初

謁元公

楚督學 沈 鍾

此州故以道爲名天降斯文乃誕生百里山環鍾間氣五
星奎聚肇文明挽回炎宋追三代配合宣尼奠兩楹志學
伊顏遺訓在芸窻朗誦繫真情

謁周子祠

江華令 蔣 灝

宋室真儒首著名斯文後學賴先生道宗孔孟源來遠學

濂溪遺芳集

詩賦

十一

啟程朱理自明一沼蓮香浮几席滿庭草色映窻楹襟懷
風月清無俗企仰高山百世情

恭謁濂溪祠

郡人 節推 周 縉

荆楚何人獨擅名春陵周子應時生淵源道學由心得灑
落襟懷共月明庭草翠深涵几席池蓮香遠襲軒楹斯文
仰止如山斗一酌椒漿萬古情

拜先子

博士 周 冕

度越諸賢擅大名五星奎聚應斯生道山百世勤瞻仰聖
緒千年賴闡明宋代綽綸崇上爵孔庭俎豆侑東楹圖書

括盡天人蘊好向遺編理性情

謁元公祠

郡守姚昂

衣冠整肅謁公宮儼接光風霽月中庭草尚鋪當日綠池
蓮不改舊時紅斯文脈續誰先覺太極圖傳此大功至治
馨香隆祭典春秋血食永無窮

謁元公

湖南道韓陽

薪傳何處見工夫都在通書太極圖道學源流宗孔孟師
儒授受賴程朱庭篔翠草新生意像設光風舊範模天相
斯文如復起掘趨擬作聖人徒

濂溪遺芳集

詩賦

十二

謁周夫子

教諭孟春

六籍言湮久失傳先生問道性諸天圖開太極追前聖教
闡通書啟後賢庭草近窻春有色池蓮入咏思無邊自從
伊洛相承後文運光昌不計年

謁元公祠

蒼梧吳廷舉

三千里外想儀型此日衣冠肅廟庭聖緒遙尋餘寸綫心
源默契有遺經光風霽月精神爽窻草池蓮氣味馨識得
先生尋樂處定教今夜夢魂清

謁元公祠

方瓊

綠滿窻前識典型二程親炙得趨庭降生不是承天意傳
授安能闡聖經風月四時無限樂圖書千古有餘馨濯纓
溪上徘徊久真見源流徹底清

謁濂溪先生祠

分守道 鄧雲霄

無氣還居太極先濂溪妙義更誰傳閔中到處堪尋樂象
外忘機豈類禪霽月臨窻生綠草光風吹沼放紅蓮君看
吟弄緣何事我欲求諸未發前

謁濂溪書院祠

州牧 李 發

曾記當年夢裡真采芳茲幸薦青蘋古今上下三千載濂
溪遺芳集

詩賦

十三

洛關閩四五人有道乾坤仍不老無邊風月自常新我來
欲叩圖書秘直索醇儒默契因

謁元公祠

錢達道

溪上宮牆異代留每因風月憶前修千年正學開河洛萬
古斯文接魯鄒草色尚餘庭下綠蓮香應向座中幽於今
始遂龍門願不似當年紙上求

謁周子祠

州牧 呂繼棟

霽月光風此尚留聖泉深處事潛修誰云一派傳種穆直
是千年接魯鄒太極巖前春草碧五星亭畔晚花幽登堂

若睹先生面好把圖書仔細求

謁濂溪祠

學訓周誌

森森古柏當年舊脉脉清溪一派長
羲孔微言歸太極程朱後學得宏綱
孤亭月落花碑古峻石雲深草篆香
光霧餘輝千載仰願隨吟弄入宮牆

拜元公墓

上海陸深

元公祠墓碧溪深故里新阡一徑陰
世有圖書傳正學天將風月寄徽音
山中佳氣爲晴雨草際浮光無古今
江漢自隨嶽廬抱高山兼起望洋心

濂溪遺芳集

詩賦

十四

味道亭

李發

漫說窮經歲幾移道中深味少人知
一腔天趣春生日千古心源月霽時
象外有言俱不盡畫前得意已無疑
孔顏樂處今何覓靜坐幽亭獨自怡

愛蓮亭

州牧盛祥

爲愛軒庭俯碧流花開香遠益清幽
銀潢冷浸三更月翠蓋涼生九夏秋
玩物適情探太極臨流體道景前修
高情雅况誰能繼君子餘芳百世留

愛蓮亭

方瓊

小池高處建花亭池裡芙蓉照眼明迥出淤泥標素質靜
依玉井蕩深情香凝碧露風生几色借銀沙月滿楹舉世
無人會真趣紛紛只道牡丹榮

光霽亭

郡人李東芳

先生襟度當年事亭構溪頭始自今地敞空明來秀色池
開芳藻契虛心八窻風月俱無礙一脉圖書自可尋前喆
典型渾不遠好期良會共登臨

光霽亭

禮科
給諫孟養浩

光風霽月兩悠悠溪畔潺湲萬古流悟後陰陽收郭几閣
濂溪遺芳集

詩賦

十五

來動靜衍箕疇氤氲元氣虛中合皎潔冲襟物外游我亦
楚人思薦芷景行千載仰先猷

光霽亭

永明令
陳之京

萬山深處若爲鄰誰啟先生味道真一綫乾坤延正學雙
懸日月照迷津圖書想象先天始俎豆輝煌止水濱自入
春陵頻景慕清溪碧藻薦明禋

濂溪

郡人
孝廉蔣天相

寒玉沄沄漾碧溪天光雲影兩相宜源頭一脉通洙泗流
派千年啟洛伊今古無窮明道體往來端可沁詩脾化鐵

妙處誰能契留與吾人仔細窺

遊故里

顏鯨

溪流曲曲抱平村父老猶傳故里門四面奇峰竒立壁一
川霽月尚盈軒石橋烟水曾遊釣鄒嶧尼山共狙尊爲叩
道源來特地池蓮庭草兩無言

遊故里

辛刺 董汝第

聖脉泉頭久著名五星環聚自天成一箇收盡乾坤妙千
載猶餘風月情廟宇德馨光祀典圖書世澤衍家聲靜中
生意今猶在池畔蓮香庭草菁

濠溪遺芳集

詩賦

十六

月巖

侍御 郡人 黃廷聘

幾度來遊不厭頻洞天深處迥無塵冷冷瀑濺銀河水片
片花飛玉洞春自是六時懸萬象儘教千載御鑣輪青青
又遍元公草披拂東風見道真

遊月巖

州牧 吳能進

莫言月窟最高懸此地尋遊卽洞天仰視頂虛明似鏡側
看影轉巧如弦一丸秘透鴻濛窳幾畫圖成太極篇識得
當年吟弄處自家剩有滿腔圓

太極巖

俗名 月巖

州牧 周官

圓開渾沌露先天太極陰陽五氣全道本無形昭有象人
從虛境失真詮獨先河洛呈靈秘不待璇璣測運旋欲問
元公心得處想於個裏會薪傳

辨月巖爲太極巖者張喬松也大刻太極洞三字於壁
詩人多稱道之

讀月巖辯

州牧韓子祈

偶探月窟見天根造設千年鬼斧痕一極盈虧分動靜五
星離合自乾坤俗名久失山靈意卓悟如登茂叔門千古
廣寒宮裡夢卻如長夜覩朝暉

濂溪遺芳集

詩賦

十七

遊月巖

李發

勝地千年始縱遊先天圖象望中收一輪霽月當空朗兩
洞光風接靄浮漫說圓靈非外得分明太極與心謀徘徊
不盡無邊景坐對清虛境轉幽

謁元公祠

狀元羅倫

病中一做僂身後幾登堂爲語爭名者謀生孰短長

故里二首

趙賢

營道多幽林月巖最奇特行行十里許中有濂溪宅
莫春風月嘉彷彿臨光霽豳嶺龍山間徘徊夜忘去

詣故里 二首

湖南 盧仝 憲副

巖烟九朶青月巖半輪白窻草覆池蓮不是談元宅
風月滿空巖孔顏真樂處有懷無極翁徘徊不能去

謁元公祠 二首

唐顯悅

大道本天然無極非強名靜悟庭前草都從無處生
百卉亦娛人蓮花獨見賞霽月與光風千載發逸想

謁濂溪先生祠

狀元 羅洪先

春陵開曉霽懷古見芳襟溪水清堪遊林風靜自吟山如
蓮乍發庭與草俱深此日生芻糞還同執贄心

濂溪遺芳集

詩賦

十八

故里值風月 六言

朱應辰

瞻拜元公故里途中風月無邊雖無弄吟佳興也有登眺

風緣

憶元公 三首

婺源 慮仲佃

一去濂溪五百年先生卓識本先天若從紙上求形影不
識吾心太極圓

蓮未生時風未吟草無青色月無陰此中自有周夫子分
付吾人仔細尋

四十年來夢道州蕭湘深處一相兼眼中尋見周夫子聖

脈清泉萬古流

元公祠

學博 錢源

元公祠宇接吾門一瓣心香日夜焚
霽月光風無限趣吾生願得一平分

元公祠

憲副 郡人 趙宏

昨日尋芳出小坡無邊風月竟如何
窻前尚有當年草依舊春來生意多

題濂溪

僉憲 戚昂

一派濂溪日夜流滔滔東去幾時休
今從此水觀元化逝

濂溪遺芳集

詩賦

十九

者如斯與目謀

愛蓮 二首

王謙

一味清香自泰華蒲池綠水映明霞
先生獨得蓮中趣不減峰頭十丈花
楚舞風風賣吹回意前尚存當年草
於人情盡賞牡丹華籬菊陶潛隱者家
獨有青蓮似君子先生氣味兩無差

題夜翠亭

香門一瓣心香日好焚
霧風長柳那傑

瑤草窻前翠色舒四時春意益吾廬
笑渠花徑無人掃也學先生不翦除

水亭觀水

江華令
番禺人杜漸

溪清溪發豸巖龍山到影落溪南因知物理虛能受萬
峯奇峰尺水涵

愛蓮亭

姚昂

濂溪亭上此登臨風月無邊亘古今讀罷先生愛蓮說始
知當日濯纓心

坐愛蓮亭得句

姚昞

碧蓮淨植水亭開馥馥香風撲面來一自先生孤賞後方
知君子出塵埃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二十

讀拙賦

姚昞

機巧營營老此生多因身世誤聰明先生拙守一篇賦靡
得高風萬古清

題濂溪

吳繼喬

蚤向圖書歎望洋幾更寒暑費叅詳如今天假瀟湘便直
到濂泉日未央

題月巖書堂

吳繼喬

巖裏清光似舊時高風千載動遐思焚香百拜心無限陟
降猶疑公在茲

月巖

方瓊

豪傑天生不等閒
濂溪居近月巖山
分明講破先天理
象數俱歸太極間

太極巖

州牧王會

四壁嶙峋一鏡圓
盈虧異象本天然
元圖不自濂溪發
誰識圈前有此圈

月巖

王會

一竅空明月影鋪
陰陽動靜兩模糊
元公會得乾坤意
寫作先天太極圖

濂溪遺芳集

詩賦

愛蓮亭

慈溪錢源

昔見愛蓮說今登
愛蓮亭愛蓮人已
去池蓮有餘馨

月巖

國朝學博王遵度

靈魄有定象氣數
生虧盈不容少躁
進層累臻虛明先
生早聞道觸類寓
深情造極居峰頂
回首示前程曲磴
每闌歷天始露精
英踐履如未至全
體難窺偵既登圓
通境萬象自燦呈
反觀仍靜壹終始
無變更

月巖

學訓石國綸

巖以月名真奇絕
天光透入巖之缺
當頭仰見月一輪
上

下兩弦隨骨折月本在天不在巖以天爲月巖迥別千壑
奔赴響流泉重門高爽積晴雪飛鳥天邊幾迴翔洞裏行
人爭皎潔谷口時有好風來山腰無數嵐烟結人言周子
太極圖曾於此中悟真訣假令斯巖不效靈當年豈遂無
圖說先生理學貫三才區區豈藉一邱垤風景殊尤信有
之等閑應乍遊人舌若將河洛強安排先生聞之恐不肖
月巖

郡人許魁

洞口當年是舊遊誰云太極此中求虛明一竅渾無物果
似先生霽月不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二二

謁故里元公祠

二首

零陵
孝廉桑日昇

瞻拜情無盡知公諒我誠千年餘韻遠百里故鄉名窻外
草常翠池中蓮自清春風猶未散或肯許相迎
山色空濛裏烟霞吐紫虛溪幽風蕩漾林靜日蕭疎野曠
秋無限壁寒古有餘遙瞻太極閣儼近聖人居

遊月巖

州牧
吳大鎔

靈洞虛千古南樓興不殊巖垂明月象人指太極圖瀾氣
從天接清光滿地鋪我來時一醉靜裡會真儒

遊濂溪

祝先鑑

勺泉澄且碧淵靜悟文章藻苒因風動蒲新得雨香雙亭
迷舊址斷碣有餘光千載無盈涸清滑聖脈長

遊月巖

祝先鑑

羣岫如雲湧中銜月一輪五星遙拱列萬象自彌淪弦望
因人徑盈虛悟道真徘徊光霽邈誰爲指迷津

聖所泉

王遵度

溪響來天際幽尋忽遇源翕應通海窟闢不礙山根獨往
洒羣象千歧仰一門若非窺靜密空爾向潺湲

讀愛蓮說

燕山陸達

濂溪遺芳集

詩賦

舉世繁華境高人靜潔懷幽思隨感寄清致與情偕翠蓋
臨風卷名花逐水潛賞心應自得千古許誰儕

遊月巖

郡人何大縉

造物豈無私茲山獨竒特表立還中空神妙不可測我猶
古人觀云月亦有得松風起精神花鳥醉遊色眷此諱言
歸掬泉聊一息不厭白雲留時鎖清虛域嘶馬怪遲遲回
首旋欲逼會當幽夢尋遊仙一枕側

讀濂溪志寄弟道州

文選
郎林學會

爲愛濂溪洩道真卻從主靜覺迷襟因參太極元無極正

是先民啟後民巖月至今遺朗照池蓮自昔倍精神千年
仰止高山意聊託連枝薦藻蘋

仰元公用前韻

州牧 林學閔

遙思光霽性情真瞻拜庭前愜素襟學到顏淵尋樂處志
存伊尹覺天民象呈太極原非偶星應奎文自有神忝竊
宮牆闈下士今來幾度薦溪蘋

攜通書解謁元公

桑日昇

遠慕高蹤拜舊祠花中君子見手規千年正學書堪續一
點生機圖可思夜靜龍雷還自守戶開風月亦相隨行藏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二四

進退頻舒卷此理精微識者誰

讀元公年譜

桑日昇

身帶烟霞老一生宦情流水與行雲但令到處寬無獄不
管於時仕有名客舍何妨題舊里他鄉亦可樹孤坐天寬
地濶家誰是看破寰中似弟兄

月巖

宣府閩 煌

誰將渾沌斲山巔月影長留此洞天本是化工呈象異渾
如太極露形圓兩弦上下從今見一竅虛明自古懸千載
清光常不墜人間別有小坤乾

遊太極亭

道臺李慎修

雲裡來登太極亭陰陽森列本無形先天妙理誰能識
古濂溪草自青

謁濂溪夫子祠 二首

香使 皖江楊汝穀

吾道興南服州名豈偶然心傳開後學圖象演先天春發
書窻草源尋聖脉泉衣冠瞻玉佩風月想無邊
萬有從無始誰能識本源山泉窺動靜巖月耀乾坤五緯
天垂象千秋道自尊遺編尋繹久想象竟何言

謁濂溪夫子敬賦

香使 蘭陵程景伊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二五

光霽千年在各香一瓣參薪傳承泗水圖說投河南軫野
文明啟湘江教澤涵依然階草長生意綠甕甗

謁月巖有述

觀風使 太原李徽

衡陽風景入瀟湘派接濂溪是故鄉戶外羣峰都具體巖
中一竅自含光東西偃仰知開闔上下迴環悟顯藏道妙
無窮陳法象分明月窟在南方

謁周夫子像

王遵度

道隱空千載人情惜所私不因詮太極誰復見庖羲自古
明良會方將德化施獨行猶默喻合撰已無疑天欲生夫

子星先聚盛時選同前聖轍蚤範後賢馳共領茲光霽咸
由我誨爲陰陽潛遂暢化育悉紛披困勉皆全性思誠各
致知源流邈所自條貫實同師志竊依模楷才殊有藉資
已嘗趨俎豆猶願識芝眉

謁元公祠

巡行
使者董廷恩

曾讀先生說易書天人一氣徹元初光風道範垂千古太
極亭前草不除

仰元公

二首

中山郝相

千秋道岸仰先民運啟文明第一人豸嶺龍山三楚秀光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二六

風霽月四時春聖宗東魯宮牆遠學闢南天俎豆新欲向
濂江思薦芷不辭烟瘴逐風塵

瀟湘江上弄輕舟咫尺高蹤隔道州香繞書堂庭草滿峰
迴月窟洞雲收手編羲易忘邱壑心契尼山寄釣遊遙望
聖泉環故里五星墩起瑞烟浮

仰周子

四首

中山郝林

異學東周後儒宗大宋初人間有風月天下愛圖書薄宦
甘從拙虛襟得自舒無邊生意好庭草未教鋤
聖脉泉猶在千秋見道心乾坤留丹霽伊洛溯源深玩易

知通復披圖範古今濯纓亭畔路何日愜幽尋
冉冉香生處芙蓉入愛深江山環道國俎豆重儒林月下
憑誰弄風前每自吟不須攀豸嶺顏樂已堪尋
聖域開三楚於焉五百春祠依濂水立書向道山陳博士
崇經衍光風仰後人遺編欣更輯大雅覓扶輪

濂溪詩

燕南 金憲孫

道脉遡淵源洙泗接濂水孤學在先生斯文屬後死春陵
營樂鄉樓田瞻故里東山頽蒼龍西嶺攫白鳶環繞孕月
巖太極文明煒五星列墩隍旁羅天象比精華鍾問氣爰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二七

產周夫子嫡續鄒魯支派衍伊洛婺守先以待後不過傳
其是把釣大富橋濯纓聖脉淦風月浩無邊吟弄何能已
庭草關生意萬物一體視著書首易通圖闢鴻濛旨陰靜
陽斯動流行坎乃止志學存情誠順化親天理晚節愛蓮
說亭亭出泥滓用拙慎語默巧竊心所恥行藏樂孔顏用
舍任通否南海遠匡廬講堂踵接踵儀型比兩曜尊仰無
彼此褒崇代有加春秋秩禮祀

謁故里元公祠

道憲 朱士傑

維嶽生申甫南離峙壯模巖峰翠幃繞濂水綠蘋濡縹緲

雲華幻閉關鳥語酥巖空時貯月牖敞倦劉蕪皎皎凌虛
與澄清噴雪壺星文存石壘象緯拱蓬樞閱境超塵俗漸
予淹宦塗縱觀聞勝域撫衷企真儒令望千秋樹斯文一
柱扶傳心追孔孟紹統啟程朱默契乾元蘊昭垂太極圖
芳徽颺徽服名業重洪都作哲探金版鍾靈應玉符宜民
彰聖教行已飭廉隅道國生非偶昌期德不孤立誠參化
育主靜壹榮枯蓮沼看鴛鴦松嵐聽鳩鳴緣知情所適豈
必意皆無篆額輝龍衣纓簪裕鳳雛棖楹今古煥俎豆後
先娛繞砌森蘭桂登堂簇琬瑜麟祥稽往躅燕翼肇新謨
濂溪遺芳集

詩賦

一八

好爵承

天寵衣香惹

御爐殿勤志仰止私淑愧吾徒

吟風弄月臺賦

明成化
十七年

蕭子鵬

繫斯理之沕穆兮賦我自天維斯道之顯晦兮啟我孰先
粵宣父之繼聖兮有顏其賢微濂溪之默契兮殆泯厥傳
慨餘緒之不續兮千五百年信授受之不偶兮維時適然
彼道有川秀連衡嶽文運斯南惟公有作涵德美以自潤
兮純也無駁發精秘以示人兮傳也斯約匪光風霽月之

迥潔兮曷擬襟度之灑落司理是州厥蘊孰覺匪太中之
卓識兮將二子其焉託顧兩程之速肖兮真有得夫孔顏
之所樂欣吟風弄月以式歸兮興有溢乎寥廓迺厥源兮
洙泗振洪波兮濂洛道有擴於前聖教允淑於來學爰稽
故里遺址旣蕪搜餘韻以存誌考格言而式模載墨厥土
載崇厥廬嗚呼江山如故風月不渝秉至理兮孰與覺舍
先哲兮吾誰徒覬枕肱而飲水試浴沂而風雩揆茲趣之
各適蓋異世而同符光風霽月湛乎太虛吟風弄月樂其
與俱本體斯具無外虧也隨處而充行以舒也以清以和
源溪遺芳集

詩賦

二九

一氣噓也以明以徹纖翳祛也儕造物以共遊藐勢利而
不拘窮與萬慮而俱寂達與萬物而咸蘊庶乎特立以無
我不知真樂之在吾論誠立以明通斯靜虛而動直維俗
無陋維賢是則安知斯土而非賢域會有景仰於風流不
覺心領而默識

臺在南安

